

现代汉语研究论稿

钱乃荣 著

学林出版社

H109.4
Q225/2

现代汉语研究论稿

钱乃荣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汉语研究论稿 / 钱乃荣著. —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6.6

ISBN 7-80730-165-1

I. 现… II. 钱… III. 汉语 - 现代 - 研究
IV. H1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8578 号

现代汉语研究论稿



著 者—— 钱乃荣
责任编辑—— 刘 娴
封面设计—— 严克勤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 上海市美术印刷厂

开 本—— 640×965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5.2 万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000 册

书 号—— ISBN 7-80730-165-1 / H·20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钱乃荣

1945年生于上海，1981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1997年4月至2002年12月任中文系系主任。现任上海大学语言研究中心主任，上海语文学会副会长，上海诗词学会理事，上海民俗学会理事。其语言学方面的学术成就见《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

主编教材：《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修订本出版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现代汉语概论》（台湾师大书苑有限公司，2002），《汉语语言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中国语言文学概论》（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

个人专著：《上海方言俚语》（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上海话语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上海语言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北部吴语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沪语盘点·上海话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上海话新流行语2500条》（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6）等10余部。

学术论文：《论纳兰性德词的人情美》（《上海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古近代文学研究1992年第1期转载），《多元博采的海派文学》（《上海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上海流行歌曲的春秋》（《上海文学》2004年10月号），《沪剧与海派文化》（《上海文学》2005年10月号），《20世纪50年代海派文化的繁荣》（《上海文化》2005年第5期），《滑稽戏的灵魂》（《上海文学》2006年4月号）等120余篇。

出版说明

该套系列教材是上海市中文教育高地——上海大学本年度的重点建设项目,该项目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汉语言文字学等二级学科所属的主要选修课。通过这些选修课教材的建设,达到如下几方面的目的:

一、促使教师科研成果转化为本科教学的内容,增强本科教学的学术含量。

二、更新选修课的教学内容,把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与基础教学结合起来,拓宽本科学生的学科视野。

三、使本科学生掌握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的基本方法,提高研究具体问题的能力。

四、提高本科学生的人文素质,实现人文精神的传承,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爱国精神、深厚文化素养和较强社会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

在上海市教委、上海大学、上海大学文学院各级领导的指导下,上海大学中文系正在为上海市中文教育高地的建设而努力工作。相信该系列教材的出版能为中文学科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期盼得到各级领导和同行专家的批评指正。

上海市中文教育高地上海大学系列教材
编辑委员会

前 言

这本论集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两个部分,这两部分论文分别留下了我做的两件较大的事情的踪迹。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集中了“文革”后最早毕业的余志鸿、易洪川、汪平、游汝杰、邹嘉彦、潘悟云、刘丹青、石汝杰、石锋、金立鑫、陆丙甫、柳英绿、陈忠敏、左思民、陈义群、沈锡伦、王建华等一批年轻硕士或博士,主编了一部新体系的《现代汉语》教材(1990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1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修订本,2002年由邓守信策划在台北师大书苑有限公司出版全文繁体字版,用名《现代汉语概论》)。教材除了设有总论、语音章外,从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基本方面分立三章全面论述分析了现代汉语,还设有现代汉字和汉字文化以及比较和对比两章。这本书从内容到形式对维持了数十年的前教材进行了革新。初版刚发行时,吕叔湘先生和施关淦先生即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评介新出高校教材〈现代汉语〉(钱乃荣主编)》一文,对此本教材作了高度的评价。

本论集的前半部分主要就是我在主编和修订此本《现代汉语》前后对《现代汉语》创新内容的一些理论思考文章,共16篇,每篇都提出了一些与以前的《现代汉语》教材比认识不太一致或进一步的想法。这些篇目中的有些内容是对这本教材里的一些观点作的较深入的解释和阐发,可以作为认识或教学《现代汉语》教材的参考材料来看。

在这里,我特别提出两篇文章说明一下。一篇是《论向心多分析句法》,这就是在2001年,黄廖本《现代汉语》主编黄伯荣先生两次亲笔写信来邀请我参加在青岛大学召开的“黄伯荣教授从教50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暨黄廖本《现代汉语》教材修订会”,并在他亲自主持的

一天会上给我很多时间要我上台讲解的那篇论文。那天上午黄先生接着亲自详细讲解了他创立的现代汉语教学分析句子的《框架核心分析法》。对黄先生以 80 高龄尚如此提携后辈的胸怀和精神,我深受感动。另一篇是《吴语中时体结合的复合形态》,是我应邀为在台北出版的纪念丁邦新先生 70 寿辰论文集而写的文章。一种权威的理论认为现代汉语句子表示事件只有“体”的语法形式,而“时”范畴是用时间名词或上下文来表示的。这种说法不全面,在此文中我论述了我发现的现代汉语的吴语以及包括北方方言的其他方言中,还存在时体结合的时态。

本论集的后半部分主要是集中了我对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现代汉语中大量产生的新词语、网络语等新语言现象和对“现代汉语规范化”等问题的思考和有法。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主编《现代汉语》和《汉语语言学》时就持这些观点,在 90 年代初已发表过文章阐述。鉴于当前社会上对这些问题的普遍关注,应《上海文学》主编陈思和先生之约,我在《上海文学》2004 年四月号上发表了《质疑“现代汉语规范化”》一文。此文发表后尤其是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语言学网(www.pkucn.com)上后,顿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争论激烈,直至今日,已有 1756 个帖子参加讨论,点击数达 52476 人次,有十多个网站转载了全文。后来我又应曹志耘先生之邀,在他主编《语言的教学和研究》杂志 2005 年第 2 期上发表了《论语言的多样性和“规范化”》一文,全面论述了语言的多样性和“规范化”问题以及当下的语言政策问题上我的基本看法。这场争论实际上涉及对现代汉语和普通语言学中的一系列最基本和主要的原理的认识,诸如语言选择的自由原则、各种语言的平等原则、语言文化的开放性和多样性原则、语言的群众约定俗成原则、语言随社会发展而变化的原则、现代汉语方言和通用语的互补双赢和谐共生原则、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差异和联系的问题、社会语言的文体多样性的问题、汉语和汉字的关系问题等。这场争论实际上也是对语言学最基本的原理认识之争,把语言观念从规定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赶上世界现代语言学的潮流,它对 21 世纪中国社会语言文化生活的现代化将会起深远的作用。我非常感谢全国和海外各地许多网友和专家对我观点的有力支持、发挥和指导,也非常感谢不少网友和专家对

我的看法提出的针锋相对或纠偏的意见。

我在刚步入语言学研究殿堂之时,做了那么一件事,将普及面甚广的现代汉语教学向现代语言学的方向推进一步;人生行程匆匆,在我步入老年的时候,又在做另一件事,就是直言畅说,使我在语言学研究中形成的执着信念或许能对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活发生更多一点的影响。

本书的出版得到上海大学中文系语言文学高地首批出版基金的支持,学林出版社责任编辑刘娴女士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特此感谢。

钱乃荣

2006年6月1日记于上海土山湾畔听雨阁

目 录

前言	1
论现代汉语的特点	1
论普通话语音的音位和区别性特征	10
论汉字与现代汉语相适应	16
学习汉语的难和易	28
语素的异同和分类	32
也谈短语的分类	35
词类与句子成分的对应关系	39
试论现代汉语的结构分析法	44
论向心多分析句法	50
体助词“着”不表示“进行”意义	60
现代汉语的反复体	72
进行体、持续体和存续体的比较	86
一个语法层次演变的实例	
——上海方言 160 年中现在完成时态的 消失过程	99
吴语中时体结合的复合时态	113
比喻纵横谈	134
比喻与类比的异同	139
汉语规范宜宽松	143
新词新语访谈录	146
论本世纪初流行的新词新语	153
质疑“现代汉语规范化”	165
论语言的多样性和“规范化”	178
保护上海文化基因	199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上海语言发展的现状和对策	206
怎样看待新流行语、网络语言和短信语言?	220
保护汉语方言、弘扬地方文化刍议	240
《申》报语言中的上海精神	243
英国传教士 J. Edkins 在吴语语言学上的杰出贡献 ——《上海方言口语语法》评述	251
宋庆龄讲话的语音分析和诞生地南市说.....	285
论开放性大都市社会中语言的多样性.....	309
都市文化多元化进程中的海派文化.....	339

论现代汉语的特点

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性的。语言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探求和发现作为人类行为之一的语言的共同规律。过去世界上有一些语言学家主要着眼于研究属于综合语的印欧语,总结了某些规律,我们拿来解释汉语,结果发现有一些所谓的例外,实际上这些例外却是汉语这种分析语的特征。由此看来,把现代汉语的特点讲清楚,将会丰富世界语言研究的宝库,加深对世界语言共性的认识,也利于中国的语言研究加入国际语言研究的大循环。

过去出版的一些《现代汉语》教材都注意到现代汉语的特点,有的教材还专设一节阐述现代汉语的特点,比如有的《现代汉语》教材概括的现代汉语的特点是:“元音占优势”;“声调不可缺少”,“显著的音乐性”;“双音节词占绝大多数”,“词汇的丰富性”,“构词方式灵活多样”,“吸收古语词、方言词和外来词”,“词序的安排具有重大的作用”,“借助副词和虚词”表示“别的一些语言中用形态变化的语法手段表示出来的意义”,“量词丰富”。另一本《现代汉语》是这样说的:“韵多声少,响亮悦耳”;“声调抑扬,优美动听”;“音节匀称,成双成对”;“造词灵活,词源雄厚”;“词义精细,形象具体”;“成语丰富,言简意深”;“结构简明,对应性强”;“词序固定,句式精确”;“虚词多样,生动传神”。

谈特点,最好主要谈本质的特征,因此“吸收古语词、方言词和外来词”、“成语丰富、言简意深”之类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别的语言往往也是如此。如果“词义精细”、“造词灵活”、“句式精确”也是汉语的特点,难道英语不精细、灵活、精确吗?世界上的语言都有自己不能改变的基本语序,也都有相对灵活的表达句式,并非汉语特别固定。还有“音乐性”,似乎不是评价语言的标准,有的书中说汉语元音比辅音丰

富,但是同时又分析元音音位只有6个或10个,比辅音音位少了一半以上。

阐述现代汉语的特点,总得有一个对比的对象。同印欧语系的语言相对比,我想就现代汉语的本质特点提出自己的认识,分四大方面来谈,就正于各位现代汉语研究专家。

一、现代汉语是以单音节为基本单位的语言

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最早明确提出了“中国语是单音缀的”^①著名论断,但是在50年代的中国受到了声讨。直到现在还有文章认为“单音词数只占总词数的12%,说明现代汉语不是‘单音节语’”^②。1981年增订的胡本《现代汉语》绪论中还认为“汉语是‘单音节语’”是为了“反动宣传”^③,现代汉语究竟是不是“单音节语”,这是必须首先搞明白的一个问题。

我赞同高本汉的意见,认为现代汉语确是以单音节为基本单位的语言。这是现代汉语最为本质的特点,汉语的许多其他特点,都与它有关。

“以单音节为基本单位”这个概念包括两个含义:(1)汉语在语音上的基本感知单位是单音节;(2)汉语在语法上最小的语言单位——语素也是单音节的。

1. 音节结构紧密,长度确定,声调别义

从语言心理上看,基本的语音感知单位在英语中是音位,而在汉语中则是音节。汉语每个音节内部结构结合紧密,声母、韵母抱合在一起,具有辨义作用的声调包裹着整个音节,形成一个语音块。这个板块在发音时是合读而不像英语音位之间是拼读的。

① 引自严修 1957:批判高本汉和马伯乐的汉语语法观点,《学术月刊》第9期。

② 周有光 1987:略谈现代汉语中的单音节词问题,北京对外汉语教学国际会议论文。

③ 胡裕树主编 1981:《现代汉语》(增订本)第18页,1981年7月第3版。又:1995年6月第5版此段改为:“有些人说汉语是‘单音节语’,是‘落后’的语言。这种说法与汉语事实不符,是错误的。”笔者本文发表于1989年,写时未见第5版。

现代汉语的一个音节一般由声母、韵母两个音段组成,声母中没有像英语那样的复辅音,整个音节有严格确定的长度和大体一致的音韵面貌。比如“松”是由声母 s 和韵母 ong 合读直呼而出,整个音节有一个声调“阴平”。声调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如“sōng 松”不等于“sòng 送”。声、韵、调合成一个语音块,成为一个共起的单位。

在这个共起单位中,音位与音位之间结合紧密,比如普通话“岁”的标音是[suei],英语“sway(摇)”的标音为[swei]。从这两个词的标音来看,汉语的“岁”的头两个音比英语 sway 中头两个音更易于分开而独立([s]是辅音,[u]是元音,而[w]是半元音),但在实际发音中恰恰相反,汉语“岁”中的[s]是完全唇化(即[w]化,发[s]音时嘴唇已是圆的)的,而[ei]几乎在舌头离开[s]位时就开始形成。英语中 sway 的发音是继起的,音位之间界限比较清楚。^① 我们比较广州话的“曲[k'ok]”和英语的“cock(公鸡)[k'ɔk]”的读音也可以明显地体会出它们音节结构的不同。

由于汉语的音节独立性强,音节与音节之间就有可辨的界限,即它们之间是继起的,中间有“音度”。比如“议案 yì' àn”两字必定是独立发音的,不会读成“yàn 燕”;而英语语音,音位与音位之间自由拼读,音节以至词节界限显得并不重要,比如“look out”,其“k”和“ou”可以拼读,“gray day(阴天)”和“Grade A(一级品)”几乎同音。

2. “音节——语素——汉字”三位一体

汉语的语音感知基本单位也就是汉语的最小有意义的语法单位。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绝大多数语素都是单音节(只有一些连绵字和外来词的语素不是单音节)的。汉语的句子就是单音节语素在不同层级上配列组成的。汉字是一套附着在语素系统上的文字(人类语言都由一套音位系统和一套语素系统构成,英语文字附着在音位系统上),一个汉字大致代表一个语素。一个语素在口语中念成一个音节,在书面上写成一个汉字,形成了汉语基本单位“音节——语素——汉字”三位一体的格局。从语音上看,现代汉语是单音节语;从语法上

^① 赵元任 1934: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四本四分。

看,现代汉语是语素语;表现在文字上,汉字是语素——音节文字。换个角度说,现代汉语的特点就是用“字”作为音韵单位和构词单位的一种语言。

二、现代汉语是一种很少形态的语言

1. 很少形态而有助词系统

英语音节内部音位之间的继起性特征,与它的语法结构共起性特征互补。英语中只表示语法意义的虚语素常常成为单词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如词尾“-ness”、“-ation”、“-ment”、“-ly”,前缀“in-”、“ex-”,语尾“-s”、“-ed”。形态变化附丽于词,语言就有较复杂的构形和构词法。反之,音节内部呈共起单位的汉语,其音节与音节之间的界线清晰,音节之间的音度是开的,因此语言结构就呈继起性的特征,表达语法意义的最小单位就呈独立音节形式——虚词,而不像英语那样往往以依附形式出现。因而汉语有特殊的助词系统,如体助词(“着”、“了”、“过”)、语气助词(“的”、“吗”、“啊”)都是英语没有的。

2. 虚词和语序是主要的语法手段

汉语没有形态变化,既没有像英语的“-ness”、“-ation”之类的词缀,也没有动词有限定式和非限定式(不定式、分词、动名词)等的区别。这样,汉语不像英语那样以形态来表示语法关系,如用“-ing”表示进行体;虚词和语序就成了汉语表现语法意义的主要语法手段。比如,主语在前,谓词在后;定语在前,名词在后。“身材高大”是主谓短语,“高大身材”是偏正短语,中间可以不用形态标记,意思不同。而另有一些虚词表示主从关系,如“的、地、得”;一些虚词表示联合关系,如“和、或、并”,标记需要标记的结构。

3. 词类用于各种句子成分时形式相同

汉语很少形态变化使汉语的词类没有形式标志。在印欧语中,词性往往由形态标明。如英语中作“美丽、漂亮”意义的“beauty”是名词,“beautiful”是形容词(“-ful”是形容词的形态标志),“beautifully”是副

词(“-ly”是副词的形态标志)，“beautiness”是名词(“-ness”是名词的形态标志)。通常情况下词类的功能比较单纯,如形容词作定语,副词作状语。但是,在汉语中,不同词性的词,其形式往往是相同的。比如“漂亮”既可以是形容词,也可以是名词,它可以作定语(如“漂亮的衣服”),也可以作主语(如“漂亮是女孩子衣着的一个特征”)、还可以作谓语(“这花真漂亮”)、作补语(“橱窗要装饰得漂亮”)、作宾语(“对他第一个印象是漂亮”)。一个词不管放在哪个语法位置上,形式都是一样的。

4. 意合为主

由于印欧语有许多单位表示“数、格、时、态、性”等的形态,因此印欧语有明显的以形统意的特点,强调语法成分的形式分布,看到了语法形式,就可以说明语法关系。由于汉语很少形态标志,于是在汉语语流中,各块语言单位往往没有形式标志,成分之间结合显得比较松散,移动自由,往往以意治形。比如“木头桌子”可以是偏正结构,也可以是联合结构,其中没有形态标志,须凭上下文来判断语义。又比如汉语句子的主谓结构比较松散,主谓之间可以停顿,主语也可以省略。“我没有看第一本”、“第一本我没有看”、“我第一本没有看”三句话四块语言单位在不影响语义表达的情况下语序排列显得自由。有时候几个名词短语都放在句前,如“那首诗,他的妹妹,今天早晨在学校里背出来了”。有时几个动词短语都连在句后,如“我的妹妹出门上街买汽水喝”。再如在复句中间,没有关联词语标示的靠意合组成的所谓“流水句”比比皆是。如“起了大风,从山顶压到谷底,四处横冲直撞,震得窗户嘎唧嘎唧响”,主语可以不说或不断更换。

三、现代汉语的构词法和造句法是一致的

1. 语素、短语、句群三级单位结构稳定

正如世界上各种物质的构造有疏有密、疏密相间一样,语言结构也是共起和继起相间互补的结构。从语言单位结构的疏密分布来看,在语素、词、短语、句子、句群这五级语言单位中,汉语的语素(音节)、短

语、句群这三级单位的结构比较稳定,身份比较明确,地位比较重要。相对来说,词和句子这两级单位在结构上有较大的依附性。

在现代汉语中,语素这级单位几乎就是“字”,一个语素一个字一个音节,十分明确,语素与语素之间的界限十分清楚。汉语的语法范畴主要依靠大小语言单位互相结合的次序和层次来表达,而在短语一级中,各种组合方式和组合关系(如主谓、动宾、谓补、偏正、联合)最为俱全和确定。然而,词跟词之间的界限就很模糊,有些词同于语素,如“吃”、“水”、“枇杷”,或近于语素,如“厂”、“东西”、“花儿”;有些词同于短语,如“吃饭”、“心虚”,或近于短语,如“荒村”、“人造丝”;单句的结构近于短语,而复句的结构近于句群。在英语中,音位、词、句子这三个单位比语素、短语、句群更明确。

2. 语言单位界限较模糊

由于现代汉语中“词”这级单位在结构上上与短语界限不清,下与语素界限不清,单句在结构上又与短语(包括扩展的短语)相似,因此,汉语的几级语言单位界限比较模糊。比如“农机修配厂”,可以说是一个词,也可以说是两个词、三个词或四个词。“吃”是语素,又是词,也可以单说成为句子(“你吃辣吗?”“吃。”)。“吃饭”是词(与“休息”并列时),又是短语(与“吃粥”并列时),也可以单说成为句子。“照相”是短语,“照相机”却是词。

3. 词结构和短语结构一般都用复合式构成

因为汉语很少形态,所以词的构成多数采用复合式,如“电”和“车”合成复合词“电车”。短语的构成一般也采取按词序组合的形式,如“电气”和“火车”构成“电气火车”。现代汉语中词结构的组合方式和短语结构的组合方式又是一致的,比如词“电车”是偏正结构,短语“电气火车”,也是偏正结构,短语加上语调往往就实现为句,所以说,汉语的构词法与造句法是一致的。汉语的基本结构异常简单,而印欧语构词法和造句法有很大的不同,印欧语以结构上稳定明确的单位——词为界,把语法分成两部分,讲词内部情况的是词法,讲词和句子之间的情况的是句法。

四、话题优先,词和句子的长度短

1. 单音节词、双音节词并重

在现代汉语中,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占全部词汇的绝大部分,三音节词和四音节词只占很少的数量,四音节词或超过四音节,往往就会出现“简称”,如“科学研究”简称为“科研”,“立体交通桥”简称为“立交桥”。

根据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编的《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中的计量分析,单音词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频率如下表:

语料类别	单音节词数	占总词数%	占总词次%
报刊类	2087	17,2	49,9
科普类	2436	19,7	58,1
口语类	2264	27,3	74,6
文学类	3364	14,2	69,9
合计	3751	12,0	64,3

按陈明远先生公布的电脑统计^①,在日常生活、文学艺术等种类的材料里,单音节词出现率约占61%,双音节词占37%,多音节词占2%;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等种类的材料里,单音节词出现率约占49%,双音节词出现率约占47%,多音节词占4%。比如:“你不是也有一支很好的笔了吗?”这句话中13个词都是单音词。“蛋白质也是细胞中的重要成分,它是由氨基酸单位组成的生物大分子,在细胞核和染色体中它有重要作用。”这句话中有13个单音节词,8个双音节词和5个三音节词。现代汉语书面语词平均长度是1.48个音节,大致相当于单音节词与双音节词的平均数。

因此,在汉语中,同音词、同音的双音节结构(可以是词,也可以是短语)比较多,如在普通话中“书市——舒适”、“街头——接头”、“授奖——受奖”、“青梅——青霉”、“家具——加剧——佳句”、“工事——公式——公事——攻势——宫室——供奉——宫饰”都同音。汉

^① 陈明远 1981:数理统计在汉语研究中的应用,《中国语文》第6期。